

觚

鈕琇編

賸

中

進步書局校印

脈騰卷五

吳江鉅 琇玉樵輯

豫脈

訓吏名言

余筮仕陳之項城時。崑山徐立齋夫子掌憲南臺。以手書來云。嘉政設施。遂有次第。足徵縝養有素。昔賢為政三年。而後頌聲作。然其始未免怨謗。民譽不失。亦何容易。程子有云。節用愛人。常愧此四字。足下今為民父母。庶幾時存此心。無論更絃而張。仍貫為治。要實有與民痾癢相關之意。情隱既孚。久而共信。卓然之績。何施不宜。豈特百里無負已哉。此真訓吏名言。凡為守令者。皆當敬書一通。置之座右。

鳴鉦薦試

梅長公之煥。自巡撫甘肅歸里。暮年以乏嗣。漁色頗為鄉評所輕。然好獎掖後進。亦以此望重於時。崇禎末。麻城之就童子試者不下三千人。而府錄甚狹。有周水心等四十五人。皆府錄所遺。懷刺謁梅。因關者言求見。梅故緩步而出。佯呵之曰。若輩皆博徒豪飲者耳。業荒於嬉。而乃溷我為諸子。不敢致辭。逌巡下階。遽止之曰。若輩飯乎。且少休。我為若輩具一餐。須臾出酒脯極腴。食畢。諸子告退。又止之曰。若去乎。若來云何也。我且試若矣。因面課而甲乙。

之曰可售者僅二十人耳。周水心其首也。遂許其致刻牘於學使者。時褚學使蒞黃已久。試麻城限止隔一日自縣至州。且百有六十里。度事不濟。乃令兩健僕騎而馳。各與一小鉦。結束為驛使狀。諸子隨其後。夜分抵州。急鳴鉦如警報者。隨闢門而進。學使者方啟轅燃燭。見二騎直入投檄。驚怖發觀。則梅中丞之薦童子試者也。即魚貫收之。四十五名內取十七名。周水心果冠一榜。

除夜覘士

陳楚產號五不。讀書甚苦。寄食硯田三十餘載。齒踰知非。始補弟子員。隨捷兩闈。並仕萊陽令。時值除夕。欲覘萊俗與楚風同異。若何。徒步出郭。所見烘爇戲鼓爆竹粘符比戶。皆是行至郊墟。忽聞茅屋有書聲出。潛窺之。見一士子與其婦坐擁敗絮。一吟一紡。青燈荧然。色甚淒瘁。夜向午矣。陳殊歎異。即還署呼役舁酒麪肉米相餉。并贈以詩曰。破窻無烟火。寒門蛛結絲。斯人今日事。似我少年時。元旦士子來謝。則童生觀光也。時楚產尚報嗣立。遷其家於署內。飲食教誨如子者數年。亦成進士。官至粵東司臬。楚產累官知府。適為其屬觀光執弟子禮。不改在萊之日。麻城接壤豫省。其里人言先輩好文愛士。必舉前二事為梅首。

呼名批頰

佟中丞鳳彩巡撫河南年已老每日五鼓燃燭治文書或坐倦假寐少頃輒矍然起自呼其名曰佟某汝為朝廷大臣封疆之重皆汝肩之奈何老不任事若此輒以手批頰數四侍者為之悚慄中丞在豫如論罷修河夫役協濟柳梢及調劑西征大兵秋毫無犯豫人感其德者猶繪像祀之

潛竄衿錄

永城有張生者屢就童子試不遇讀書芒碭山天齊寺攻苦之暇散步殿廡見東帝座下判官像貌偉麗戲拊其背曰人間安得如公者吾與論心訂交乎是夕生篝燈禪堂披簡孤坐忽聞扣門聲且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啟扇而迎則書所見判官也始頗疑懼繼稍款洽坐談之頃溫語莊言纔纔動聽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輒來夜分乃去率以為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軾軻有年莫測榮枯所詣乞其搜示冥冊神嬰感曰君無顯秩即一芹猶難擢也奈何生不覺憤慟堅請為之迴斡神徐曰當為君圖之閱數夕至曰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暫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里試果獲售悉如神言浮沈黌宮十餘載忽夢神倉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竄衿錄已蒙帝譴法當遠戍茲行與君永別耳生覺而惘然未幾亦以試劣被黜

李通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為鄉學究年踰五旬閉居書臥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閣煥麗曲檻紆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頃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逼廳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為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於二子二子曰家君即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晤語間禮意款洽學究因言晚輩承之幕下久且闕歲不無故園之思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凄然不樂竟忘其身在此冥府也一日主人開讌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強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驕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二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殷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梯懸於堂簷二僧出躍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襁褓中能語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歲握筆為制義評隲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一榜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裕玉王手掖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否一笑馳去潛窺裕王狀貌即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

知出世為何如人

淡如

祥符中牟之間水月菴高衲姓平號淡如年八十五而示寂先一日囑其徒曰吾死當歸骨於龕俟三歲後發之如體已腐焚之可也倘此身不壞必有更吾衣者至汝其誌之其孫寂鳳亦浮屠之有行者奉其遺教如期發龕則淡如端坐於內衣化塵飛撫其體堅過鐵石扣之鏗鏗有聲遠近觀者雲集中牟韓令亦適至愕然曰是師昨入吾夢乞吾銀五兩有奇為一衲其將欲飾金以示不壞之身乎隨召匠而問其所需果符所乞之數今金像尚在庵中士女焚禮不絕有一營卒心疑其偽潛以刃刺臂血縷縷隨刃湧出營卒大懼投地懺服急以金塗所刺處刃口終不可合庵僧因加扁鍵遇誠者始啟觀焉

古古詩

律詩全首用事而高渾絕倫不嫌繁重者近時惟白香山人擅長由其熟於羣史故過一題援筆立就而對屬精切有天成之妙太康軒姓者夢劉將軍綖入其室而子生因名曰綖字以公劉修髯偉幹膂力過人有聲介冑間然數奇不甚顯於世山人贈詩曰江湖萬里破征雲秋水微茫白鷺羣旅舍自梅前進士夜亭誰識故將軍錕鋹搖動星辰氣韃韞沈涵虎豹

文泗上重來歌舞地空樓涼月落紛紛篇內所謂前進士故將軍正指其再生之事點染極工其他如題古函谷關一聯范叔入來人不識田文歸去吏猶眠可與胡宿望氣竟能知老子棄繻何不識終童語相伯仲咏史一聯大夏遠求節竹杖長秋私典羽林兵大夏長秋巧於白頭蒼耳而典雅過之矣偶過黃子載公近鷗居出古古詩相示因畧舉其佳句而筆之

息壤

淮南子。縣堙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羽淵。據續博物志。息壤在荊州南門外。狀若屋宇。陷土中。而猶見其脊。旁有石記云。不可犯之。頗致雷雨。有妄意掘發。水盆上不可制。考東坡詩序亦然。康熙乙丑春。余晤太康王司訓。鈿於汝上。言壬寅歲。從其先大人官荊南。時值大旱。土人請掘息壤。初不之信。閱三月不雨。不得已從其請。出荊州南門外隄上。掘不數尺。有狀若屋而露其脊。復下尺許。啟屋而入。見一物正方。上銳下廣。迫視非木。非土。非石。非金。其紋如篆。土人云。此即息壤也。急掩之。其夜暴雨不止。歷四十餘日。大江泛濫。遂決萬城隄。幾陷荊州。可為前誌之証。石記今亦不存。

牡丹述

歐陽公牡丹譜云。牡丹出洛陽者。天下第一。唐則天以後始盛。然不進御。自李邕為留守。歲

遣校乘驛。一日夜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數朵。又賈耽花譜云牡丹唐人謂之木芍藥。天寶中得紅紫淺紅通白四本。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開。明皇引太真戲賞。李白進清平調三章。而牡丹之名於是乎著。然考之雜誌。煬帝開西苑。易州進牡丹二十種。有飛來紅。袁家紅。天外紅。一拂黃。軟條黃。延安黃等名。則花之得名不始自天寶年也。明皇時有進牡丹者。貴妃面脂在手。印於花上。詔裁於先春館。來歲花上有指印跡。名為一捻紅。則花之繁植不僅在沉香亭也。錢維演進洛下牡丹。東坡有詩云。洛陽相公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則花之入貢不止於李留守也。余官陳之項城。去洛陽不五百里。而遙訪所謂姚魏者。寂焉無聞。鄆陵通許及山左曹縣間有異種。唯亳州所產最稱爛熳。毫之地為揚豫水陸之衝。豪商富家比屋而居高舸大牕。連檣而集。花時則錦幄如雲。銀燈不夜。遊人之至者。相與接席攜觴。微歌嘖茗。一椽之飲。一箸之需。無不價踴百倍。決旬喧譁。歲以為常。土人以是殫其菽灌之工。用資賞客。每歲仲秋多植平頭紫。剪裁佳本。移於其幹。故花易繁。又於秋末收子布地。越六七年乃花。花能變化。初本往往更得異觀。至一百四十餘種。可謂盛矣。然賞非勝地。時不名園。上林無移植之榮。過客無留題之美。周子有言。牡丹之好宜乎眾。嗟乎。豈牡丹之幸也哉。項與毫接壤。余日蹟於簿書。不能一往。閱三載。復以憂歸。游覽之懷。竟未獲遂。余

之不幸。甚於花也。而終不忘於余心。友人劉子石友王子鶴洲艷稱之。因其所言以類述於左。

花之以氏名者十有八

支家大紅

支家新大紅

支家新紫

甄家榴紅

宋紅

蔡家銀紅

孟白

石家大紅

支家銀紅

武家遺愛紅

董紅

魏紅

雅白

雅二白

大焦白

二焦白

王二紅

馬家黃

次品一

王家紅

花之以色名者十有六

花紅平頭

花紅無對

銀紅大觀

御衣黃

中黃

瓜瓢黃

鰲頭紅

水獺銀紅

拖地白

大黃

小黃

鸚羽綠

佛頭青

花紅勝粧

斗口銀紅

花紅疊翠

次品二

花紅樓子

宮袍紅

花之以人名者十有七

太真晚妝

郭興紅

老郭興紅

健紅

洛妃妝

綠珠瓊樓

楊妃沉醉

健白

貂蟬輕醉

飛燕妝

醉玉環

楊妃初浴

軟枝醉楊妃

楊妃一捻紅

蘊秀妝

孟烈紅

碧玉紅妝

花之以地名者八

瑤池春

漢宮春

明堂紅

閨苑仙姿

陝西大白

太和紅

生白堂

繡谷春魁

次品三

玉樓春

蕊宮仙顏

沉香亭

花之以物名者二十有七

金玉變

花紅縐紗

藕絲霓裳

醉仙桃

金輪

綠衣含珠

出爐金

金玉交輝

紫羅襪

界破玉

斗金

金不換

斗珠

無瑕玉

琉瓶貫珠

黃絨鋪錦

白舞青猊

白雪錦繡

磚色藍

出水芙蓉

栗玉香

一疋馬

千張灰

五色奇玉

海市神珠

錦帳芙蓉

銀紅毯

次品十有一

霞天鳳

蕊珠

軟玉

丹鳳羽

笑雪烏

屑綺

蜀錦

胭脂樓子

花紅剪絨

雪魄蟾精

菱花晚翠

花之以數名者三

第一紅

十七號

十九號

花之以境名者十有二

金烏出海

湖山映日

扶桑曉日

萬疊雲山

碧天秋月

秋水妝白

水月妝

瓊樓玉宇

冰輪乍湧

金精雪浪

寒潭月

一朵紅雲

次品一

雪塔

花之以事名者六

奪錦

泥金捷報

十二連城

綠水紅蓮

朱顏傳粉

祥光罩玉

次品三

奪元

墨魁

縞素妝

花之以品名者八

花聖

萬花一品

天香一品

奪萃

奪萃變

羞花伍

獨勝

天葩奇艷

次品七

花王

花祖

奪艷

姿貌絕倫

羣芳羞

嬌容三變

勝嬌容

以上皆異種其尤異者支家大紅太學生支徽甫手植十葉明霞鮮艷奪目殊非深紫可比新大紅色亦如之綻蕊結繡蜷曲下垂二紅并妍難第甲乙一足馬色紅有以足馬易之者名遂著健紅之名始於土人健宇所嗜向無支紅則健紅固一時之冠也御衣黃俗名老黃曉視甚白午候轉為淺黃鶯然可愛綠珠瓊樓色白每瓣綠點如珠雖丹青葉葉為之無其巧幻出璵金娟娟媚艷並海棠枝幹亦小金輪為黃中第一古之姚黃恐亦遜此魏紅如傅粉美人錢思公常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謂王而魏花乃后也譜云姚黃出於姚氏魏花肉紅色出於魏相仁溥家今之魏紅其遺種歟焦白明秀為白中上品與健雅伯仲界破玉嫩白色每花片上紅絲一縷印之磚色藍藍間帶紅望若紅衫女子貯碧紗籠中十連城白次雅健五色奇玉白又次於連城而花瓣各有紅紫碧綠諸色絲絡其間洵云奇矣金玉交輝白花錯以黃鬚綠衣含珠紅花綴以翠縷亦奇玉之亞古以左紫梅最近唯紅白檀塲然支家新紫嬌膩無俗韻固宜與大紅新紅名甲海內云其次者雖非本州所貴歲

以售之花費好事之家購而得猶不止吉光寸羽崑山片玉況其尤者乎雖然盛衰無時代謝有數後日之譙安知不為今日之雒則繁英佳卉泯滅無傳是花之不幸又甚於余余烏能以無述也時康熙癸亥七月望日

人蝟

祥符縣三教庵距城十餘里僻在荒野鄰近並無居民適有武矜王生者康熙壬戌七月自遠道訪舊而回乃身無伴暑渴且甚暫憩斯庵庵僧以茶飲之生遂惛然不能言但兩目瞪視形同木偶隨有一僧以二寸許針從左手腕刺入初覺微痛漸乃不省遂解去生衣髻其頂復將百針自腰以上凡肩背胸臍悉用密釘竟成人蝟乃以柳輿舁之出庵周行村鎮口稱佛號且曰有能施銀錢者為拔一針檀施頗集旋至城市觀者如堵眾中一人迫視久之亟呼曰此我表弟王生也何以至是僧即駭走市人擒僧鳴縣押取解藥為生去針盡迺甦時蒲圻黃岵雲令祥符鞠治得實置僧於法

孫家庄

扶溝有孫家庄惟孫姓者居之性黠而鷙多行不義頗贍於財危樓高臺構至百楹周以繚垣甃甃甚固佃戶之依以居者茅舍三十餘家康熙十三年七月初八日雨中忽見庄東北

有巨人長十丈許。去庄前半里地。拔一大柳樹。望空旋舞。狂風刮地。其聲若雷。孫姓之屋。蕩掃無遺。摧壓而斃者九人。傍居佃戶。完然如故。是日孫氏有一甥。為巨人掣置別村樓脊。見其兩掌如箕。風定後。居人量所履之跡。長五尺八寸。吾邑官溪吳聖揆家。白晝晦冥。有龍自中風入。天矯倏忽。破屋而逝。棖桷薨棟。挾以俱飛。耕牛三頭。攝至雲中而墮。聞聖揆為人。頗與孫相似。故亦致此異。時康熙三十二年七月間事也。

警驢

閩賊之黨袁鷹兒。屯衆河北。亦時時渡河焚劫。去陳州二十里。州民黃鳴梧之父。為其所殺。梧年方少。日夜思報父仇。念衆寡不敵。遂單身投賊。梧能騎射。善琵琶。賊愛而容之。居賊營七閱月。陰求殺父者。則鷹兒之弟袁三也。鷹兒遣三入陳。偵候官兵。梧從之。因潛至其家。約其族黨。敢死者八十人。乘夜劫賊營。縛袁三歸。時官兵適至。餘賊各散去。梧見三。佯為不知者曰。何驚吾主也。急解其縛。以好酒食啖之。直遇其父死日。梧怒目持刃前曰。袁三。爾非去年此日之殺吾父者乎。殺人者死。請就縛。刺其上下衣。綑束如祭豕狀。貯柳筐中。陳於父墓前。醺酒灌袁耳。痛哭祭告畢。剗其腹。握心肝焚瘞之。去梧家三里許。有一柳樹。其下即殺梧父處。梧乃挈袁首挂柳樹。乃歸。半載後。家產一驢。其色純黑。甚健且良。有以十五金易之者。

梧愛不與。一日跨驢自州還家。行至前柳樹下。驢忽作人語曰。我袁三也。我殺爾父。我死宜矣。何剗腹屠腸之酷也。隨嚙梧左股墮地。自肩至背。嚙無完膚。復折其臂。偶歛帽掩項。未至斷喉。得不死。適有枯井。急轉身入之。然驢猶望井跳躍不已。旋舐其井旁血。至盡。里人過其地。見梧。遂昇以歸。療治數月。乃愈。梧復欲殺驢。有識者謂曰。冤冤相報。何時了也。不如舍之。梧是其言。命奴牽去。鬻於市。獲銀六兩。今梧見存。猶折一肱。

雲蟲

中州山嶺間。有物如蜥蜴。俟天將雨。則羣蟲從石罅緣沿而上。仰口噓氣如珠。青白不一。直上數丈。漸大如甕。須臾合併。散漫瀰然。滿空遂成密雲。山人稱為雲蟲。

尸行

潁上舒子將言其鄉人死而未斂。其子出備棺衾之屬。囑所親守之。夜室間然。枕肱注目。忽於燈次。見尸踽踽有動意。因大懼起坐。尸亦起。急奔戶外。尸已扁。尸尾其後。繞堦逐之。遂踰牆走。尸抱其足不得出。迨曉。其子返。猶僵立牆下。侍所親足愈堅。百計抹治。乃脫。所親已迷。昧無人色。久之始甦。舒曰。是必天地不正之氣。憑之為妖。如豕立於齊。石言於晉。當非豕與石能然耳。

判官薦才

項城王爾固允貞好學能詩。以副車貢入太學。與余友善。自言康熙癸丑之冬。遭疾幾殆。至明年上元日午。僵卧榻上。忽見一隸戴白宣帽。衣藍布半臂。露肘及足。乘小赤馬於草堂西北隅。冉冉自壁間下。揖王而前曰。請若官裏去。王笑應之曰。世豈有秀才仕宦者乎。隸曰。第去則官可立致。當時室中之人不聞其應對何語。即王亦不知隸為鬼也。適其母夫人以茶來呼之。乃悟。因話其事。闔室悲啼請命。王復見隸似憫之者曰。若辭以母老子幼。多焚楮帛。可免此行。薄暮盍少飯。我湖邊幸勿於家於井於路。恐為他神所攫。因索紙商定辭職之狀。揚鞭破壁而返。是夜二更。忽前隸見於燈下。津津有喜色曰。得所請矣。手探夾袋中取票帖一幅示王。並無人名。其詞則曰。票為薦才事。役自掌文案以來。已經九十餘載。未蒙更換。情實可矜。今有項城縣生員王允貞。年少老成。堪掌文案。懇乞俯准更換。庶寒儒不致淹滯。而下役得以超升矣。帖尾作行草大字批曰。據票王允貞近方立志從善。前此之心豈可問乎。文案之掌。夫豈細故。所票不准。王始自信無恙。因問票我者為誰。隸初不答。三問之。乃曰。蓮池東岳廟東廊第一殿判官衣青者是。又問汝為誰。曰。我則土地祠隸也。遂去。蓮池集在沈項之交。廟中果有青衣殿判。如隸所言。